

他们平均年龄 85 岁，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  
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

诠释一个时代，代表一种精神。  
他们是——

#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

南方都市报 出品 陈朝华 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K825.4

65

2007

#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

南方都市报 出品 陈朝华 主编

---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 / 陈朝华主编.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652-585-2

I. 最... II. 陈... III. 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8506 号

##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 (第一辑)

陈朝华 主编

---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9.125

印 数: 6001-9000 册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 触摸一个时代 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

陈朝华（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总编辑）

南方都市报对文化领域倾注的关切与推动力度，一直为媒体副刊从业人员所羡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很多报纸把不能带来即时效益的副刊随意缩减时，我们却视之为彰显南都报人责任与理想、风骨与情怀的一大亮点，大力扶掖。在不断的创新求变中，南都副刊不仅打造出一系列赏心悦“读”、风格鲜明的招牌版面，还通过出资创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办“珠江诗歌节”等立体活动，介入文学现场，凭借现代传播的复合手段，举荐鲜活纯正的作家与作品，以敬畏之心、呵护之情，消弭广大读者对文学审美的隔膜与疏离。缘此，南方都市报也获得了文化界广泛的信任与敬重。这样的格局呈现，既离不开南方报业集团领导自上而下的赞赏与支持，也有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同仁在价值拓展与路径选择上的努力，良性互动，蔚然可观。

大家访谈之“文化老人”系列报道，能够立项运作并且得以顺利延展，即是这种良性互动与人文共识的完美结晶。超越区域媒体的局限，近距离对话华文文化圈金声玉振、雅致散淡的世纪名宿，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相信这是很多城市日报文化记者难以奢望的梦想，但南方都市报做到了。以我们的真诚与纯粹，以我

们的大气与执著，让一座座中华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丰厚与深邃，让一本本中华民族的文化存折为读者打开生命的密码与生活的掌故。虽然世事沧桑被他们当作过眼云烟，我们的记者却能从他们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和真切风趣的性情记忆中，回溯时代变迁与思想脉动的悲喜浮沉。采集的文字，或灿烂，或澹泊，但交流碰撞的现场感有如老朋友在娓娓絮谈。我们的记者做足了功课，用足了心思，在这一场场与文化老人对话的考试中，他们及格了。正是因此，我们的每一篇报道才能让读者喜闻乐道感怀启悟。正是因此，我们才有了结集出书的底气和信心。

我们的记者同时也是幸运的，他们既完成了任务还得到文化老人们的耳提面命，转而把丰富邃密的珍贵对话演绎为可资留档的扎实文本。那些穿透时空的心灵补白，那些超脱功利的历史深省，那些朴实坦荡的生命历程，那些豁达澄明的生活细节，虽是侧面勾勒却无不生动撩人。在校阅大样的时候，我每每对记者的“幸运在场”心向往，恨不得取而代之以达“借光掠美”的一己之私。

借“文化老人”系列访谈结集出书之际，再次集中展读一篇篇精彩机敏的对话，于感动与振奋中重窥一颗颗历练沧桑仍透彻多情的大灵魂，宛如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一切的浮躁与聒噪刹那间荡然无存。那种沉静与隐忍的人格星辉于我如精神粮仓，需要悉心看护，相信对很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悠长的期冀和关照，就此而言，能够主持推进这个系列的项目运作，我同样要感恩这种“职业幸运”。

是为序。感谢所有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文化老人。

# 目录

- 1  
周有光：  
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 21  
王世襄：  
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
- 41  
杨宪益：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 57  
黄苗子、郁风：  
热闹里有的人生，静寂里也有人生
- 79  
丁聪：  
丁侯作画不糊涂，笔底才情敌万夫
- 95  
周汝昌：  
结识胡适的时候，我是个大孩子
- 113  
黄永玉：  
我们需要冷静、从容，有一点幽默感
- 131  
郑敏：  
人是需要知识良心的

149

文洁若：

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167

王钟翰：

抽烟是抽出去的，喝酒是喝进肚子

181

彭燕郊：

我对一切美的东西都很痴迷

203

朱健：

写诗是生命的自然流动

219

钟叔河：

坐牢时，一直在探讨中国要往何处去

237

沈昌文：

胡耀邦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

255

罗孚：

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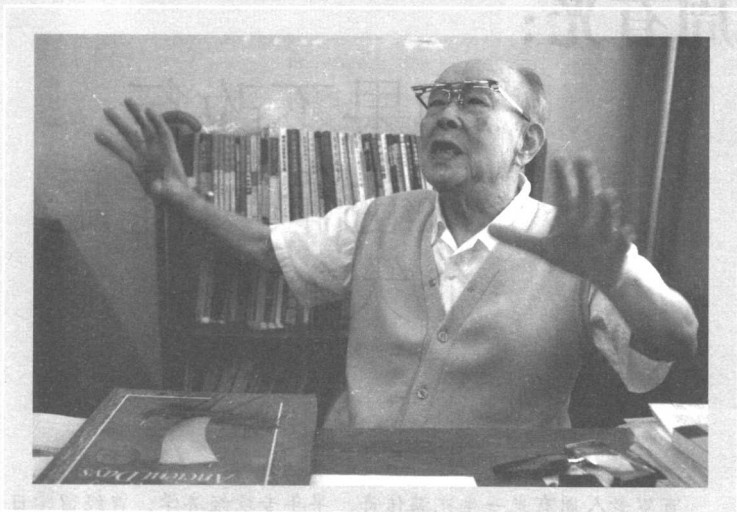
271

陈之藩：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284

后记



| 摄影：郭延冰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转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周有光著述宏富，共出版图书近30种，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



## 周有光：

# 如果不改行， 我也很可能是 个大右派

百岁老人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是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审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两大两小四居室房子，家居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采访的地点在9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室，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他的眼睛白内障换了晶体，重放光明，平时用两个眼镜，一个看书（近用），一个看人（远用）。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访谈基本是用书面提问，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一个上午未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先生当年在西安即兴赠周先生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



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

周先生年轻时得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 he 只能活到35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不吃蛋黄。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每天早晨，周先生的第一件事是仔细看《参考消息》，他觉得《参考消息》内容比较多，很多重要的新闻就在字里行间。

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他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最近，周先生正在看美国小学六年级的教科书，其中让小学生知道古代历史的编书方法很有启发性，他想把这本教科书介绍给国内搞教育的人看。

现在，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止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慧心兰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白首夫妇，花前共读。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以下简称“周”）：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两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

张吉友，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上海、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他用父亲传下来的财产，广办学校。后来，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这些人帮助他办学校。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笑）。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确实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10个，4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叶老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记：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我与我的老伴张允和结识，是因为我的九妹在张允和父亲办的学校里读书，并且与张允和是同班同学，这样张允和就经常来我家玩。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8年时间里，可以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

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3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后来我们都离开杭州，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丈人给张允和2000块钱做嫁妆。那个时候2000块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就用这2000块去日本读了一年书。我们70多年的婚姻的确是很幸福。

记：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来没有吵架，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三年前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俩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记：“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和昆曲名角顾传玠好像没有像你们这样平坦？

周：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与和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与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



---

“新潮老头，白发才女”——丁聪为周有光夫妇所画漫画。

---

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价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价相识，顾传价想要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价，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放的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价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记：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著名学府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

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记：张充和和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沈从文、张兆和，张允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有光与沈从文是连襟，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感与亲切感。

记：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沈从文是什么样的人？

周：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边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外国小说译著，特别是法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



周有光夫妇和连襟沈从文夫妇  
(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因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17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宽，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记：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沈从文先生给你起的？

周：“周百科”是沈从文一个开玩笑的话。（大笑）到了后来就更有意思。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



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3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3个人，6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后，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2000块嫁妆钱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在美国工作和学习，更有幸面见爱因斯坦。这种经历今天看来，富有传奇色彩。

记：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在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糊涂得很，有“左”倾思想。1933年，大学毕业我就去日本学日文，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有一种“左”倾思想，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而河上肇被逮捕。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我夫人张允和在东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也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的8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重庆搞银行搞经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